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五

學海堂

解春集

召公論

錢塘馮明經景著

三公下兼六卿周制也故周公以太師而兼冢宰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左周右召天地之官也此不獨成王時爲然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而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則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斷可知也或曰周公爲冢宰見於經傳召公爲司徒何徵也曰於詩徵諸召南及大雅於周禮徵諸地官司徒而於尙書徵召誥請詳其說曰召南之詩十四率美召公之教而於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合焉吾是以知召公之掌邦教也曰何也曰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皆備於召

南一日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采蘋采蘋是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鄭康成謂鄉射飲酒之禮則射禮所云天子以騶虞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是也三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日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鵲巢草蟲標有梅野有死麕何彼襍矣是也五日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羔羊是也六日以俗教安則民不偷甘棠是也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䟽行露是也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殷其雷江有汜是也九日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小星是也十日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蓋已包於騶虞一詩而化成矣吾故曰召南之詩十四而備周禮十有二教則召公之爲司徒也奚其疑抑司徒之屬有保氏書敘曰

召公爲保疑其先蓋嘗爲之而其後位三公遂以太保領司徒之職其專以敎王爲事大雅篤公劉以下三詩可觀也且六德六行隱括於馮翼孝德之言非司徒而何鄭注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視賈誼新書保保其身體之說較進更可信者騶虞爲鵲巢之應是敎之成也司徒之職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今五豨茁葭蕃毓何如哉夫惟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有土會辨物土圭測景之法與夫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成王欲宅洛邑而使召公先相宅職固宜爾不然其奚不先周公也周禮又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是則作大邑以服土中皆司徒職

也召誥得卜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豈非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之左證哉召旻之傷饑饉歲旱而荒政保息無聞焉故見其意於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蓋曰今無召公之爲司徒也云爾周公薨召公乃以太保兼冢宰吾又取徵於顧命而閻百詩曰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予故詳論之如此

荅孟達問喪服書

景頓首復書伯通足下辱問喪禮五服三殺之說景既禱昧粗讀喪記未經講求然亦嘗聞之於先正矣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上推以

及已之祖子者父之孫下推以及已之孫是爲以三爲五而又
上推以及已之高曾下推以及已之曾元是謂以五爲九五衰
之等唯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五則祖與適孫期矣
以五爲九則高曾與曾元三月矣昆弟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
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爲旁殺也其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
於五也雖然高三月則曾宜小功祖服期則曾宜大功乃爲齊
三月奚句不敢以旁服加乎尊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時日
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元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
同衰而曾元總卑也此之謂下殺堯峰汪茗文氏乃疑曾祖距
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夫亦
未明旁服之不敢以加於尊也與足下又疑父在爲母期而妻

服亦期聖人制禮何無隆殺也是有說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閭徵君歎其解致精且不獨削杖一也并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若是者何也妻者齊也其承宗嗣之重故非他旁親之期所敢竝苕苕又疑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此苕文不讀康成注而誤說也喪服齊衰三月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又下總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賈公彥爲之疏亦

云高祖元孫皆有服而茗文顧尙以經文不備爲疑乎茗文遂議喪服傳舛譌而并詆漢魏諸儒守師說而不變何其弗思甚也今人於喪禮罕所審問誠有張口坐雲霧之誚足下獨官盡心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有疑再析不勝起予

與友人論葬親不毀室書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謂親所宜有之分人子必當竭吾之力以致之耳前日足下送母柩出壙左行有窆人之室當路隘必毀之始可執引右行則皆康衢也第迂道二里乃足下必毀之而徐新其室以償之窆人固亦無怨母乃竭其力以事親於無用之地也乎僕忝雅故不憚喋喋而足下大怒告客曰季子皋葬妻猶犯人之禾而不庚而况於母乎是不然古惟國君將

葬則除道毀室士葬其親而除道至於毀室僭制踰分何如者
非禮也亦非孝也昔者鄭葬簡公子產不毀游氏之廟與司墓
之室雖遲朝塋於日中猶云無損於賓而民不害則於迂道二
里乎何有彼臣葬其君且然況士葬其母也哉君子謂子產於
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子皋則爲邑長於斯不買道而
葬也可足下豈亦爲邑長於斯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今僭制
踰分以事其親亦非親心之所安也夫人子以不安之禮加親
其於孝德欲益反損僕故述其所聞於古者而以告

荅閻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今文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
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

郊牧野是也

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

文

也召誥丙午至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甲子至癸酉皆冠以四

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結之曰在十

有二月其詳明如此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

名使人讀之竟似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

成始先生疑之曰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

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味爽

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三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

書法例邪景以爲此殆與作穆天子傳及汲冢周書者同出一

手也穆天子傳卷一自戊寅迄丙寅凡四十九日卷二丁巳迄

癸亥凡六十七日卷三甲子迄甲辰凡四十一日而中間皆不

冠以月周書亦然今觀世俘篇曰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接于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次甲申
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巳五
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卽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
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且中間復說剋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
不標以月夾雜非體史家紀事烏有此外駁邪按隋唐經籍志
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而晉束皙
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益驗其竝出一手無疑也故所見略
同如此

書齊風載驅詩後

載驅詩曰齊子豈弟從來訓詁諸儒謂當讀爲齊子闔

音開闔亦

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闔古文尙書以弟爲闔
闔明也說文云闔開也夫上言發夕刺文姜之從兄宣淫自初
夜而來則載驅薄薄如是之急且捷也此言闔闔謂文姜旣遂
所欲至侵明而去則垂轡瀾瀾如是之舒以緩也詩人立言其
次序井井風刺昭昭不可易如此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者賈
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闔而鄭依之下至李巡孫炎郭璞皆云
闔明發行則不得讀以如字也明矣傳曰豈以彊教之弟以悅
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雅洞酌卷阿諸詩凡稱豈弟
君子乃人臣尊君之美稱而以目淫亂之人可乎乃曰言其樂
易正以愧之則是貞可目爲淫淫可目爲貞褒亦不足榮貶亦
不足辱奚示勸懲天下夫歷經此五名儒之所校定其理明義

精如是今學徒猶不從之必如字讀予故於此有憾焉有憫焉
悼經義之弗明傷古學之不復也後有篤信好學君子庶幾聞
予言而有考焉

二十八字駁

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五言今堯
典舜典本一篇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

斷

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云云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

疏證云
光武時

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
書災肆赦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周磐傳學
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此皆堯典舜
典二合爲一之根證也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
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二典原合爲一處猶未加討論集注
但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見猶未徹又案晉武帝初幽
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曰堯典
不曰舜典蓋爾時雖孔書已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

取據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孔安國止名爲說

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今

不易無論其字字剽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云鄭端簡云曰若句襲諸篇

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

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伯夷列傳

胡肫明云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

卽橫隔二十八字於中間試思帝曰欽

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景卽遷書五帝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偽造其當黜去無疑

也何也帝紀於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下卽云乃

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

行不迷文氣連注如水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

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矧遷五帝紀尙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尙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邪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冊又并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卽其人自誤無疑予嘗爲之說曰張霸之獻百兩篇卽霸之僞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託始鄭沖卽沖之僞造也姚方興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卽方興之僞造也善平

朱子曰陰符經決是唐李筌所爲何故自筌說起便行於世某
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此其識見甚卓而山陽劉廣文理
宗字超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可爲先得我心矣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
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
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
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傳舜典舊有此奚以直至齊蕭
鸞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橐飭十一篇皆爲舜
事閭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
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人行行政大者其